

# 诗心与强军新时代共鸣

——笔谈当下军旅诗创作

文艺评论

长征

第4277期

文艺观察

观文艺之象,发思想新声

## 诗人是时代的见证者

■吉狄马加

一个民族处在上升期的时候,应该出现与其相匹配的文学和诗歌;一个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时代,应该产生足以与这个时代相辉映的伟大诗人;今天的中国需要一些真正有力度的“大诗”。一个有作为的诗人,必须处理好与所处时代的关系,让自己置身于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地之上,才可能写出真正有思想价值、艺术价值并真正具有精神高度的诗歌。

当今的中国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,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们绘制了美好蓝图、确定了奋斗目标,为我们的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正因为这样,我们才呼唤有更多的关注现实的优秀诗人出现。在一次与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的对话中,我们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相比,当下的诗人总的来看,缺少大的视野、格局和胸怀。这是当下中国诗坛的客观情况,这种情况自然也包括了军旅诗歌的写作。现在的诗歌大都是诗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经验的呈现,其中也不乏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好诗,但总体上看,同质化写作的情况比较严重,许多诗人在精神气质上缺少个性,许多作品也欠缺思想深度,正如评论界经常批评的那样,碎片化的写作已经是今天大部分诗人的写作常态,作品没有精神高度,没有思想深度,缺少形而上的思考。

诚然,每个诗人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,其个人的主体性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,特别是作为诗人个体的生命经验,是别的诗人永远不可替代的。但是,我以为,一个大诗人和一般诗歌写作者的区别,最重要的就是看他是否真正具有精神的高度,尤其是诗歌作品,无论在哪个时代,都一定是人类精神世界最高的那个部分。至于诗人选择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创作,我认为那永远是诗人自己的事,最重要的是他所选择的这种方式,是否能最终抵达人类精神光辉的城池,那才是最最重要的。当然现在还有一个

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,就是有一些诗歌写作,缺少最起码的真诚,许多诗歌离人的心灵太远,离人的灵魂太远,同样也离人的生命太远。

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史,现在的诗人从一开始写作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。但这同样也给后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就是如何真正在艺术上有新的发现和创造。事实上,在今天的大量诗歌写作中,诗歌写作的真诚度越来越重要,如果你的诗没有经过你的心灵和灵魂,它仅仅是词语花样繁多的呈现,那样的诗是注定没有生命力的。比如写战争的诗,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《献给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员的挽歌》、秘鲁诗人巴列霍的《西班牙饮下这杯苦酒》等等,都是划时代的经典,它们毫无疑问都是从诗人的心灵和血管里流淌出来的,它们的每一个词、每一个标点都是鲜活的,无论过了多少年,每当阅读它们,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激动人心的生命的气息。

现在,很少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说能打动人的诗歌。许多诗人不太关注他人的命运,或者说不太关注大众的命运,这就决定了所写的作品是否真的具有人类意义。不是所有的个人生活经验都具有普遍意义,我想,只有那种能打动自己又能打动他人的作品,才可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。诗人如何处理好个体生命经验与呈现更为广阔的人类意义,是我们必须时刻去面对的问题。

说到社会性的写作,我认为它一定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完美的结合,二十世纪以来,有许多经典作品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聂鲁达的《马楚比楚高峰》,以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历史为主题,充分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,礼赞了这个世界的创造者——普通劳动人民的作用,可以说这是社会性写作在艺术上最成功的经典之一。土耳其的大诗人希特梅克的社会性诗歌写作,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,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,他的作品除了

得到东方民族的充分肯定,就是在今天的西方世界,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,也有许多坚定的支持者,这其中不乏许多西方世界伟大的诗人和作家。战争与和平永远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。法国伟大诗人艾吕雅的《和平颂》,同样穿越了时间和政治的考验,就是我们今天去读,它依然是人类有诗歌以来最伟大的赞颂和平的经典之一。如何写出当下我们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诗篇,对中国诗人,特别是对军旅诗人也将是一个考验。我们几代中国军旅诗人,在历史上创造过许多经典名篇,这些诗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历史记忆的一个部分。但是,我们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生活的复杂性、人类情感的复杂性、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等等,都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。就军旅诗歌的写作本身而言,现在同样也面临着许多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,比如,如何克服这类诗歌写作的惯性思维问题,如何写出当代军人真实的心灵感受,以及这个时代作为军人的追求、忧思和梦想。

关于和平与战争的诗歌,同样需要有一些真正有格局大气的政治和社会性诗歌。纵观人类历史,许多伟大的诗歌都和战争与和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古希腊的两大史诗《奥德赛》和《伊利亚特》就是关于战争的,世界上许多民族留存下来的史诗,大都和创世神话以及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中国的唐诗如果没有边塞诗,今天读起来就不会这么荡气回肠。

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积淀的大国,我们的文明是与这个世界的其它古老文明共存的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树立这样的文化自信,就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,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经典作品。我同样相信,我们的诗人将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,我们的诗歌将继续在塑造人的美好心灵方面,在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方面,在传递并沟通世界各民族和友好交往方面,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兵”,很聪明;但我觉得,比聪明更重要的是,他在此恰好启示了怎样在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诗只能表达必须经由诗才能发现和表达的东西。这一原理对军旅诗同样适用,甚至更值得强调。

军旅场域很容易让人过瘾或渴望过瘾,因为在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充满了加速度:生命的加速度、死亡的加速度、恐惧的加速度、选择的加速度,如此等等。当年读刘亚洲《恶魔导演的战争》,后来看电视剧《亮剑》,对此感触很深,也更充分意识到,注重情节推动和人物刻画的叙事文学,在这方面比诗拥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优势。那么,同样的平台,同一个传播空间,你怎么才能在这个领域内,突显那些必须经由诗才能发现和表达的东西?

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诗和军旅之间的某种更内在、也更隐秘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关联。如果说军旅存在的意义,或我们对军旅的关注,是基于内心同一种对和平、安全、尊严等等的需要。那么,诗歌存在的意义,诗人所从事的工作,在一个平行的向上恰好与之构成对称,也致力于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物质化、碎片化、迷宫化的世界上,保卫我们的尊严、我们存在的完整性,尤其是精神存在的完整性,而且它保卫的方式,有时也堪称一场战争。

一旦你真正深入到语言内部,就像是进入了一场贴身肉搏。而诗在这里,最大的优势就是语言的加速度:从沉默中现身,又于结晶后重返沉默的加速度,在这样的开合中吞吐世界,尤其是内心世界的加速度。或许,当下的军旅诗歌创作正可以在这个意义上,找到自己的腔调,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健的文化基因和新时代军人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象。

今天是八一建军节,我们邀请四位诗人、评论家笔谈当下军旅诗创作;从历史与现实、理论与实践的多重维度聚焦军旅诗歌的时代意涵;探寻推动新时代军旅文学繁荣发展的路径。

——编者

谈论军旅诗创作,离不开中国古典诗词这个大的传统。尤其是今天,我们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古典诗词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在我看来,毛泽东诗词横跨古典与现代,衔接战争与和平,理应成为今天军旅诗创作的重要资源与参照。实践证明,时间证明,毛泽东诗词既有宣传性,又是高度艺术化和诗化的。为什么毛泽东诗词能做到始于宣传而终于艺术,红在当时而又传于后世?这个问题对于当下的军旅诗创作,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。

第一,毛泽东诗词超越了我,超越了自己。毛泽东诗词一亮相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“大我”形象,所谓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我把他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概括为“青春宣言《沁园春》,惊天二问洞天下”。何谓二问?一是“怅寥廓,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?”;二是“曾记否,到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?”那一年毛泽东三十二岁,一介布衣,却有此二问。问鼎天下的气势,舍我其谁!纵观毛泽东诗词,除了早年的《虞美人》之外,抒发的全是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。

第二,毛泽东诗词是真正以人民为审美主体的。毛泽东诗词中有强烈而自觉的人民英雄观。毛泽东从人民中、从大地中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,完全超拔出来了,成为广大人民的代言人。所以毛泽东诗词充满了鸟瞰天下的雄心壮志、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、天风海涛,气势磅礴。而且,不同于历代文人的是,毛泽东平生不作牢骚语。即便是处在人生最低谷时,毛泽东依然在会昌山上,临风吟出“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”的名句。从中,看不出丝毫压抑和悲愁。

第三,毛泽东诗词和民族共命运,与时代同呼吸。最典型的就是长征诗词,在毛泽东人生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生死关头,他写了四首,而且都成了经典,包括《七律·长征》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,基本上都可视为他的代表作。不少论者谈到了诗和生存、生命的关系,好诗往往是把生命投入进去的结果。诚哉斯言。毛泽东是红军总帅,带领着红军翻过千山万水。“残阳如血。”这是战友的血、战士的血、亲人的血,自己的血,他是蘸血为墨,他是一首生命在写作。所谓脚下千秋史,马上用诗书。

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题是什么?他在《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一文中,提炼了三句话: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

## 毛泽东诗词的超越性

■朱向前

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,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,光复旧物的决心,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”这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题,或者说是全部毛泽东诗词的主题,也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最强音。为什么毛泽东诗词能震荡整个二十世纪?就是因为他诗化地表达了二十世纪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。这就是从1840年以来,中华民族要强盛,要崛起,要独立,要自由!她鼓舞激励了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奋斗,因此,毛泽东诗词还会继续被传唱下去。

第四,就是毛泽东诗词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。毛泽东提出,文艺作品要具有中国气派、民族风格,特别是要为广大

## 发出自己的声音

■唐晓波

军旅诗不能仅仅被当作一个题材概念,这是一种转化与限制,某种程度上也是本末倒置。军旅诗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,意指在与军旅相关的话语场域内展开的诗意探索和发现;这一场域,这种诗意的探索和发现,既有其独特性,又和人类存在的整体性息息相关,是我们关注自身处境及其变化、揭示心性和语言边界的重要方面。由此牵动的经验和想象,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,往往能更陡峭、更触目地让我们意识到当下此刻的历史性存在。就此而言,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,尤其是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战争,给军旅诗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。

军旅场域的诗意和张力同样不脱离爱恨情仇,其独特性在于,因更多置身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影响的极端选择情境,往往对立更鲜明,纠缠更复杂:生与死,自由与强制、战争与和平。当下的和平来之不易,但也意味着责任:反省的责任,珍惜的责任,书写的责任,等等。而书写即捍卫。战争中蕴含着多少苦难、危机、死亡、眼泪和新生,其复杂性和戏剧性决定了这本身就是一首大诗,而且很可能还是一首沉默的大诗。这种未被及时传达

的沉默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,也勾连出军旅诗创作的同质化问题。

同质化现象表明诗意来源和呈现方式的类似,低级的同质化主要表现为意象、句式和修辞方式的类同;高级点的则更多地表现为语气和调性的似曾相识。要破除或避免,说来也简单,就是如屠格涅夫所说,努力找到并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诗人永远是面对并探索未知的“卜水者”,牢牢记住这一点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,或许那破解同质化的“法门”就会在不经意间向你洞开。所谓“自己的声音”,当然只是一个综合指标;分析性地说,还要善于处理技艺门径和语言手段的多种可能。近日,翻了一下《解放军文艺》第八期的军旅诗歌专号刊群,其中李庆文的诗很“吸睛”。尤其是《井冈山》《四渡赤水》两首,独特的角度和波澜不惊的语言风格,一下子就抓住了我。李庆文不是正面着笔,而是略带自嘲地将这段我们熟知的战争历史融入了“我”的两段隐秘心事,或两场内心的战争。这种写法具有某种重新命名的效果,真可谓耳目一新,意外惊喜。你可以说他这样处理是“出奇

## 抒写现实的诗意

■戎耕

说我是诗人,我非常汗颜,我算不上诗人,写诗是个爱好而已。但是我觉得,任何一个内心自尊的军人,精神和灵魂都是诗性的。大战前的黑夜和,激战后的黄昏,面对人间的战争与和平,面对个人的生与死,每一位军人的内心都会迸发出最伟大瑰丽的诗篇,他们都是诗人。

我是个从边关走出来的战士,我的哨卡在云南独龙江。滇西北,纵贯着四条大江,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、独龙江;在四条大江中间夹着三座大山,碧罗雪山、高黎贡雪山、担打力卡雪山。我的哨卡就在滇西北最西北角的雪山上。

那是中国和缅甸、云南和西藏交界处的一个小山坳,坳底就是水流湍急、冰寒彻骨的独龙江,耸峙两岸的便是高黎贡雪山和担打力卡雪山,向东北一望,就是当年红军爬的大雪山。由于不通公路,从我们营部所驻扎的山外贡山县城出发,沿着悬在山腰上的茶马古道的一段人马驿道,走上两天一夜才能走到哨卡。而且,这样的行程也要选择在夏末秋初,因为

每年10月份到第二年5月份,这里大雪封山。

哨卡每年9月23日换防,23名官兵走出独龙江,23名官兵走进独龙江。除了必要的养给,进山的时候,官兵会请马帮驮进一些苞谷酒和烟草。走进独龙江,仿佛一下子与世隔绝;这里没有电,更没电话电视,广播也收不到,也没有报纸和信件,在学习训练、边防执勤、缉枪缉毒、巡边查界的间隙,一口酒可以抵挡一些寂寞,一支烟可以消解些许乡愁——在山外已是繁华世界的1994年到1995年,我是这里的一名排长。

2014年4月10日,从独龙江穿越高黎贡山通向山外的公路隧道打通。此前,习主席专门作出重要批示,祝贺隧道即将贯通,祝福这里的乡亲早日脱贫致富。隧道贯通之日,距我离开独龙江已近整整20年。那天晚上,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面向西南,跪在那儿号啕大哭。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再没有过那样痛哭的时刻。我的青春已经埋在独龙江了,雪山就是

我的青春家。那天晚上,我把我关于青春和边关的泪水全部倾泻在我的双膝之下,我觉得那一刻我像个诗人,那一刻我体会到一个内心自尊的军人精神和灵魂的诗性。我更加感到,一个出生和生活在地域辽阔的祖国的人,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边疆生活,是多么幸运、多么幸福!他在之后的人生中,多么感恩!

因此,我要向诗歌致敬,向我内心的道德律和星空致敬。此外,我想说的是,的确要向这个伟大的时代致敬,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变革的年代。有回归理性的清新黎明;有全民读书、经典盈道的文化春天;有边境烽火、金戈铁骨的风云激荡;有顺风顺水、繁花似锦的春风十里;有军事变革、阔步向前的风起云涌……

感谢这个时代,您给予我们的已经足够丰盛。向这个时代致敬,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历程中已经足够幸运。剩下的,就只有深深的歉意。因为在亲历、领略和尽享这些晨昏春秋、风云跌宕的同时,我曾为之奉献过什么?太少太少,我的索取太多,回报太少。

向时代致敬,向时代致歉。每个人都都有自己的祖国,但不是每个人都深想过自己做一个祖国可相托未来的人。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时代,但不是每个人都深想过如何做一个对得起这个伟大时代的人。我是个军人,我必须肩负我的使命。我希望能以诗意的方式和诗人的角度关照时代、反观内心,见证更多历史,观察更多当下,承载更多未来。